楓城新聞與評論
Maple News and Commentary

白衣修仙 之 山門漸漸空

臺大醫學院附設醫院影像醫學部 蕭卓倫住院醫師

那夜很不平靜。

子時初刻，夜巡的燈火尚未熄滅。

值守殿中，一排燈仍亮著，照得眾人面色微青。

丹爐滴水，符錄閃爍。

遠處山峰上的靈鏡大陣仍在運轉，

低沉的轟鳴聲隔著數座山頭傳來，

像某種永遠不會停下來的喘息。

蕭凡坐在照影殿角落，閉目養神，

桌上的通訊符錄不時亮起紅光，

「北峰演武場弟子神魂受損。」

「三號丹房急需定像。」

「急件優先。」

一張張「急丹」要求如同雪花般送下來，每一張都帶著焦慮與命令的因果。

一道接著一道，沒有停過。

旁邊有神經門內門弟子低頭摩觸符板，

似乎正在等待靈鏡結果。

空氣裡混雜著疲憊、靈氣與淡淡靈藥味。

一切都和往常一樣。

可不知為何，蕭凡忽然想起一件事，

今晚值守的透骨修，又少了一個。

蕭凡原以為，

這白衣界崩壞後，最缺的是像蕭凡這樣負責決策與執刀的修士。

直到蕭凡真正進入宗門核心，才發現事實並非如此。

如今的白衣界，確實缺人。

許多山門招不到新弟子，連掌門、門主都因為人手不足而長年頂替值夜，

紛紛陷入修為停滯的泥淖。

但真正快要撐不住、甚至已經開始坍塌的，

卻是另外兩群被視為「輔道」的人：

「透骨修」與「支魂使」。

蕭凡第一次真正意識到「透骨修」在山門間的重量，

是在像影門內門弟子剛入門的時候。

那時曾有一位資深透骨修師兄前輩帶著蕭凡修行，

那位前輩武道修為不高，卻極擅定像。

對靈鏡的掌控已臻化境，解析的速度極快。
只需神識一掃，便能指出隱藏在經絡深處的微小裂紋。
無論多麼困難的急丹，他一進丹房，只需手指輕點，便能知道如何調整擺位，確保靈光精準穿透病灶。

那時的蕭凡，常在半夜被叫醒處理急丹，心情難免焦躁。
但他總是維持著極大的耐心，一邊操控著天窺鏡，一邊指點蕭凡：
「蕭凡，你看這主脈處神魂的積累，在此相位達到峰值。
若不在此時定像，待靈藥散去五臟六腑，便再也看不清經絡了。」

蕭凡曾問過他：「師兄為何成為像影門透骨修？」
那人想了想，笑著回答。
「因為真相不會說謊。」
他真心喜歡像影門，
喜歡那種「在別人做決定之前，先看清真相」的成就感。

後來，他忽然不見了。
沒有犯錯，沒有被逐出山門，也沒有死於哪場意外。
他只是下山了。
起初，宗門對外宣稱他去外地交流。
但漸漸地，真相在私下流傳開來。
有人說，他在股海縱橫後隱遁山林；又有人說，他去了「科技算天宗」，又投靠了「晶圓仙盟」；還有人說，他現在整日對著靈力編織的虛擬符號與靈算盤推演天機，
替商會設計各種陣法，比從前賺得多上數倍靈石。
當時的蕭凡很不解，

為何一個如此優秀的透骨修士，

會選擇下山？

直到後來，蕭凡看到那些留下來的透骨修，神情一天比一天枯槁，

蕭凡才慢慢理解。

不是那位前輩不愛宗門，也不是他道心不堅，而是宗門已經養不起

他的熱愛。

在一個修行被量化、資源被緊縮的時代，熱愛成了最奢侈的靈材。

燃燒殆盡後，便只剩下一片虛無。

他沒有殞落，他只是下山了。

他的離開，像一滴水離開逐漸乾涸的池塘。

安靜得幾乎無人察覺。

這位透骨修前輩的離開，固然讓蕭凡惋惜。

但真正讓蕭凡感到不安的，是後來，再也沒有人補上來了。

起初，他走了，大家沒有在意。

走一個，招一個。

這本就是宗門常態。

可慢慢地，情況開始不對。

新進透骨修弟子越來越少。

考核一次比一次冷清，

有些年份，連名額都招不滿。

新山頭、靈鏡大陣一座座落成，

結果宗主剪綵完才發現，沒有透骨修來坐陣。

宗門只好一再降低標準，

有些尚未真正熟悉靈鏡的弟子，便被匆匆送上定像台。

老弟子帶新人，新人再帶更新的人。

整個體系勉強維持運轉，卻越來越脆弱。

像一座年久失修的橋，表面看起來仍然牢固。

實際上，

每一塊木板都在鬆動。

如果說透骨修的離開是無聲的抽離，

那麼靈侍門下「支魂使」的現狀，便是慘烈的燃燒。

在白衣界，所有人都知道：

修士門負責決定，但真正讓宗門運轉的，卻是這群支魂使。

修士決策、宗門業務、甚至朝廷的考核，最終落實到細節上的，還是她們。

蕭凡以前身為雜役、外門弟子時，

就時常和支魂使女修們打交道。

她們的桌上總是堆滿了各種文書玉簡：

評鑑報告、表格紀錄、稽核數據、訓練考核……

這些本該是為了提昇修行的「品質改善」，

如今成了壓在支魂使們肩膀上最沉重的巨石，

一樣都不能少。

蕭凡曾見過一位平日極為幹練的學姐，

整整六個時辰沒喝水、沒吃飯。

在交班值守時，還因為一處細微的經卷紀錄疏漏，被上位學姐厲聲刁難。
她沒有辯駁，只是沉默地承受著。
凌晨時分，蕭凡路過庫房，聽見裡面傳來極低、極壓抑的哭聲。
那是她在漆黑的角落裡，給自己留下的十分鐘。

十分鐘後，她推門而出。
重新補了妝，臉上掛著那種標準、溫柔卻又空洞的微笑，繼續上工。

那一刻，蕭凡忽然想起，白衣界人人談證道、談飛升。
可這些支魂使們，似乎從來沒有證道的資格。
他們日復一日地執行著瑣碎的任務，消解著眾生的痛苦，
卻在因果降臨時，成了最先被犧牲的代罪羊。

他們修的不是醫道，
他們修的是「燃魂術」——燃燒自己的神魂，去維持整個宗門不倒。
「支魂使們沒有想飛升，他們只是想活到下個月。」

一切的崩解，
源自於朝廷多年前頒布的那道法旨
「人人皆可修仙」

這本是天大的善政。
朝廷推行「全民修仙制」，
表面上看，白衣界空前繁榮，
但朝廷發下的靈石補助卻一年比一年少，資源被切割得支離破碎。

當資源跟不上需求時，

宗門唯一的應對之道，就是更加「善用」現有弟子。

蕭凡想起師父曾教導，修行是為了救拔眾生。

但現在的蕭凡，卻常在深夜反思：

天道要求眾生得救，卻忘了救人的人，也是眾生。

當這些「救人的人」在制度的磨盤下被碾碎時，

這世上還有誰能被救？

前幾日，蕭凡奉命去監考新入雜役的山門大試。

站在考核台上，蕭凡本以為會看見往年那種萬修爭渡、摩肩接踵的盛況。

但蕭凡看見的，是越來越薄的名冊。

像影門招收透骨修的名額，報名人數直接腰斬。

「為什麼要去白衣界燒命？

隔壁的科技宗、晶圓盟、器靈谷，同樣在招人。」

那些科技宗門同樣需要精通物理法則與靈力運算的透骨修。

在那裡，雖然也要輪班，

但靈石更多、福利更好。

最重要的是，他們不用面對生死輪迴，

也不用承擔那沉重得足以毀掉道心的因果責任。

許多年輕的透骨修，

修到一半便轉投科技宗而去。

而靈侍門的處境更慘。

近年來，海外的仙盟，如北洋仙盟、楓葉仙盟、澳蘭仙盟

廣開山門，大量招募經驗豐富的支魂使。

那裡的靈石薪資數倍於東土，工時更符合天道自然。

於是，大量資深的支魂使選擇離開。

有人飛往海外，

有人則是乾脆離開修行界。

選擇另一條道路。

他們未必賺得更多，

卻活得比較像人。

五更時分，整個照影殿安靜得只剩靈鏡轟鳴。

蕭凡正要結束夜守，閒來無事順手翻開排班冊。

然後怔住了。

最年輕的透骨修，三十七歲。

第二年輕的，四十一歲。

再往下。

沒有了。

他又翻開支魂使名冊。

三十五歲，三十八歲，四十二歲。

然後，

依舊沒有了。

那不是缺額。

而是真正的空白。

蕭凡盯著那頁紙看了很久，忽然有種說不出的感覺。

像站在懸崖邊，低頭向下看。

發現深淵早已存在，只是自己一直沒有注意。

不是今天才開始崩壞，

也不是昨天。

崩壞於第一位離開的透骨修，

崩壞於第一位放棄白衣的靈侍，

崩壞於第一位轉身離開的新弟子。

只是那時候，

所有人都以為，

會有人補上來。

可現在，

已經沒有人了。

晨曦初見，蕭凡走出照影殿，山風微涼。

遠處定像峰上的靈鏡仍在運轉。

一道道光柱照遍山門，

看起來與往常無異。

山門還在，

燈火還在，

靈鏡還在運轉，

經卷還有人抄寫，

丹房仍有人奔走，

通訊符錄仍在閃爍。

宗門看起來比以往更忙，

更熱鬧，

更繁榮。

可蕭凡知道。

有些東西已經不同了。

他看見了，

他看見透骨修離開，看見靈侍燃燒，看見新人不再上山。

看見整座白衣界，正在緩慢失去未來。

而最令人不安的是，

這一切都發生得太安靜。

沒有宗門倒塌，

沒有靈脈斷絕，

沒有驚天動地的大事。

只有一個又一個人，

默默離開。

前些日子，朝廷終於頒下新的法旨，

各白衣山頭宗門必須遵守最低靈侍比。

支魂使不得再無限制承接業務。

超出上限者，宗門必須補足人手，否則不得收治。

消息傳來那日，有人拍手叫好，有人冷笑搖頭，更多人只是沉默。

所有人都知道，這條法旨並非憑空出現，

而是太多人離開之後，

朝廷終於看見了那些原本被忽視的人，

那些燃燒神魂維持宗門運轉的人。

只是，

蕭凡站在照影殿外，望著遠方依舊運轉的靈鏡，心裡沉思著，

聖旨能限制靈侍比，

卻無法憑空變出新的靈侍。

能要求宗門補人，

卻無法讓那些已經離開的人回來，

更無法讓那些從未上山的人突然改變心意。

那條一路向下的坡道，

似乎終於有人嘗試伸手攔了一下，

或許攔不住，

或許太晚了，

但至少，有人開始修補。

寶山、塑山、頂山，乃至於東土無數白衣山頭，

究竟會在下一場風雨中崩塌，

還是能等到新的人走上山來共抗風雨，

蕭凡不知道。

也沒有人知道。